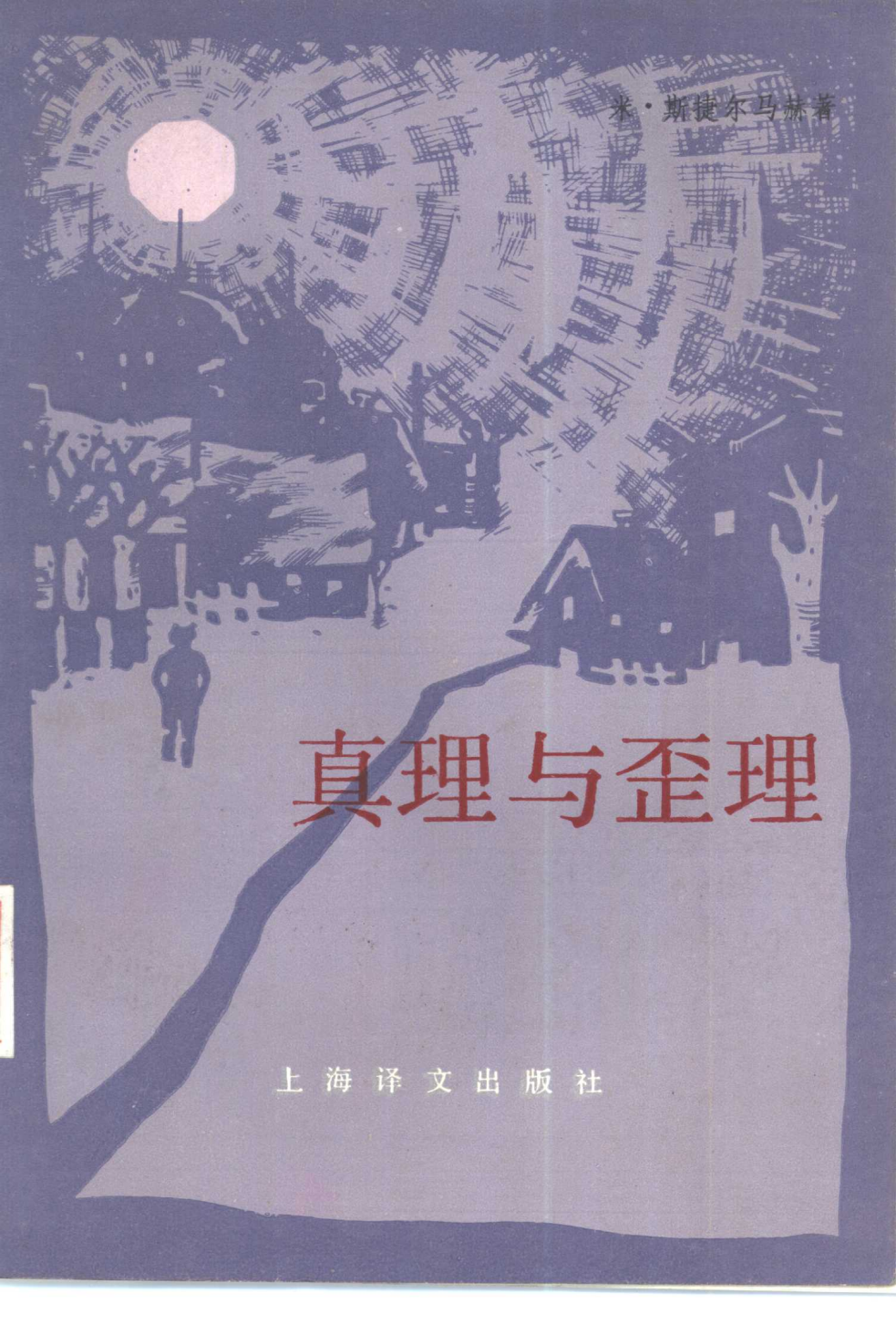




米·斯捷尔马赫著

真理与歪理

上海译文出版社

真理与歪理

(马尔柯·别斯梅尔特内)

[苏联] 米·斯捷尔马赫 著

荣如德 冯鹤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Стельмах
Правда и кривда

本书根据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62 № 3-4 译出

真理与歪理

【苏联】米·斯捷尔马赫 著

荣如德 冯鹤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385,000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8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7,500 册

书号：10188·568 定价：2.6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苏联乌克兰著名作家米·斯捷尔马赫的重要作品之一，写于一九六一年，是一部以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前后乌克兰农村生活情况为题材的作品。

小说故事分两条主要线索展开：一条是——在前线身受重伤的马尔柯，伤愈出院重返故里，为了使农庄改变落后面貌，便团结广大群众，带头与以农庄主席别兹包罗奇以及农业厅长基塞尔为首的坏人展开斗争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教师格里高里受到诬陷被捕入狱，最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真相大白而获得释放的故事。

作品再现了二次大战结束前后苏联农村生活的现实，并刻画了主人公不畏强暴，敢于与当权的邪恶势力展开斗争的精神。

引 子

炮火声从左右前后、四面八方传来。在这场战斗中，人和机械化武器纷纷奔突冲撞，甚至夜幕也被撕成鲜血淋漓的破条条从天边掀开，飘向高空，然后又膨胀开来，带着浓烟和腥臭重新降落到怒发冲冠的地面上。

我军冲过了障碍，德军也突破了包围！

战火猛烈到这样的程度：炮弹与炮弹相碰，手榴弹与手榴弹互撞。只有“喀秋莎”好比怨恶的火羽神鸟，交象无定期彗星的碎片，亦如对法西斯进行严厉审判的信使，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出致命的啸音，划破整个天空。

钢铁在发疯，马匹在发疯，人们也在发疯。人们眼睛里反映出爆炸的迴光，爆炸的迴光中又閃照着一滩滩殷红的血泊。坦克把血泊和着泥土一起掘翻，在狂暴的搏斗中互相冲撞，互相摧毁，一任履带逞威，火力肆虐。

如果说世上有战神的话，那么他现在正用机械化武器的脚在战场上刁斗，把天空从遍体鳞伤的地面上扯开。

土崗上，一座村庄在炮火的連枷下战栗着。迫击炮弹的火光組成奇形怪状的星座，不时照亮籠罩在黑暗中的村庄，村里的房舍仿佛要想远走高飞，逃离这战争的浩劫……。有的果真飞了起来，連帶給炸飞的还有鸛鳥的窩巢、嬰孩的搖籃、夭折的生命。

村外墓地上一座敝旧的、毫无特色的小教堂被爆炸声浪震蕩得搖搖晃晃。教堂里，一位年老枯瘦、被死神遺忘的神甫在圣障的中門前伸出干癟的双手向上帝哀禱。由于年迈昏聩，他以为是《聖經》上的巨鯨要从地底下逃跑，末日审判即将来临。教堂里的蜡烛自行熄灭，供奉了上百年的神像也紛紛跌落。

忽然，痘斑累累的門扉嘎的一声响，神甫吓得急忙閃开。但从門外走进来的不是末日审判的幽灵，而是几个极普通的穿軍服的姑娘。她們疲憊不堪，滿臉烟灰，渾身是土，彎着腰把重伤員抬进教堂，放在神像左近。战士們在昏迷状态中圓瞪着眼睛，他們还以为沒有从混战的地獄中掙脫出来，一边哼哼唧唧，一边还在下命令和轉达命令，可是群神却沉默着。不过神甫注意到群神的眼睛也睜大了。

一位淺褐色头发的年輕上校仿佛从电影鏡頭上下来似地走进教堂。沸騰的天空象一襲血紅的披肩在他背后飄动。他在門廊右側站住，不正对任何人，問道：

“馬尔柯·別斯梅尔特内在这里嗎？”

“这里都是不死的^①！”一名年紀不輕的战士严肃地回答，他的胸部和所有的勋章都染着鮮血。

“对，”上校挺直身軀說。“这里都是不死的！”

“只有我这个罪人偷偷混了进来，”一个用士兵軍便服胡乱裹着一条胳膊的战士笑容可掬地說，看得出，他絲毫不因此觉得忧伤。

“为什么你是罪人？”上校問，同时輕輕地从伤员之間往里走。

“我是受处分的，总之一句，犯了錯誤。”这名伤员臉上几乎現出幸福的笑容。

“現在我們中間沒有受处分的，”那个年紀不輕的战士糾正他的話。“这里都是一家人。是誰給你用軍便服包扎得这么馬虎？”

“我自己。我們的医务人員沒法备足綑带裹我們的手和脚。”他举起那只受伤的手，上面的軍便服自行松开下垂，好象战士的血給衣服灌注了生命。

一个把拆开的发辮扎成一束的小姑娘走到上校跟前。她的眸子里顫动着蜡烛微小的反光。这姑娘对战争还不习惯，凡是被她从戰場上救下来的伤员伤重不治，她就為他們掉眼泪。

“馬尔柯·別斯梅尔特內在我这里，”姑娘咬着嘴唇

① “別斯梅尔特內”这个姓氏在原文中有“不死”、“不朽”之意。

伤心地说。

“敖克桑娜，他在哪儿？”上校急忙问。

“就在那边，躺在常胜乔治^①旁边，”姑娘说，她的长发和泪珠闪耀着美丽的光芒，象一株浸在晚露中的麦穗。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向教堂深处，到两个战士——一个在画上，是天上的；一个受了伤，人间的——前面停下。天上的战士周围白云缭绕，人间的那个身旁血迹斑斑。

上校弯着一条腿蹲下身来，很心疼地仔细察看这个战士毫无血色、皮肤黝黑、唇髭弯曲成马蹄形的脸，再凑到他动也不动的胸前，悄悄地问女卫生兵：

“活着吗？”

“还有气。”姑娘合拢干裂的嘴唇，挤出一道悲苦的皴裂。

上校站起身来。

“立刻抬上马车送医院。”

“能送到吗？”姑娘快要哭出声来，从她的睫毛上随着两颗泪珠掉下两支几乎看不见的小蜡烛。

“一定得送到。否则不要回来！”上校带着威胁的意味目光一闪。

“是，不要回来。”她说的不是想说的话，但上校根本没有注意。

① 东正教传说中战胜凶龙的神，此处指神像。

一分钟以后，他和两个姑娘輕手輕脚地把別斯梅爾特內向行將破曉的門外抬出去。

在墓地里的櫻樹間，几匹吓得半死的馬耳朵聳動着，皮下的肌肉哆嗦着。一匹紫色的乳駒胆怯地捱在母親的後足邊，每响起一声爆炸就用頭向母馬滴出乳汁的奶頭上撞。母馬比一匹拉邊套的高大的公馬態度鎮定。它尽可能以輕聲的嘶叫安慰乳駒，每當公馬突出眼珠直立起來時，它就把公馬咬一口。

車上這個傷勢沉重的人，老是遇到各種各樣的奇蹟，哪怕他已經奄奄一息。在教堂里聖徒和神明的画像旁，馬爾柯夫別斯梅爾特內還人事不省，可是車輪吱吱嘎嘎地剛一轉動，他就感到黑暗中一股濕潤的暑氣，使他回憶起小時候生了病躺在蒸軟的禾黍上的情景，——那時候禾黍在鄉下既是糧食，又是藥物……。對，他一定是躺在家里，天色將晚，外面村道上，他的爷爷正趕着大車回來。天上雷聲隆隆，可是老头兒滿不在乎，回到家里，在過道里坐了一會，就哼起那支心愛的小調：

嚨哼，有一個哥薩克，名叫蘇普隆，
不知道怎樣攀附光榮，
嗨，他聚集了驍勇的查波洛什戰士，
帶領他們去迎戰賊眾。

“要不要应和？”别斯梅尔特内想了一想，然后轻轻地跟着爷爷的歌声唱起来：

“喔，在星期日的大清早，
苏普隆就跟贼众两军对垒……”

“我确实在星期日跟法西斯贼众干了起来，”马尔柯的思想又从童年时代飞到现今的战斗中。

敖克桑娜惊恐地回头一看。几乎听不见的歌声从别斯梅尔特内嘴唇上簌簌地吐出来，如同他的生命无声无息地一滴一滴从马车上落到地面上一一般。姑娘哭了。她的眼泪也落到路上，和战士的血混在一起。可是马尔柯径自唱着，尽管巨雷的怒吼时而从这一边，时而从那一边把他的歌声盖住，尽管战士们、老爷爷、马匹、盟军都听不到他的歌声。

“他怎么还能唱？”姑娘非常害怕地想，她知道别斯梅尔特内已被灼热的子弹打得体无完肤。但这时歌声听不见了。敖克桑娜勒住缰绳，俯身察看马尔柯。他的心脏已经感到血液供应不足，正象歌声一样渐趋沉寂静止。

“别斯梅尔特内同志，别斯梅尔特内同志！”敖克桑娜惶骇地摇着他的肩膀喊叫。“您死不得，我求求您……我得把您送到医院……。”

“我死……死不了……。我……会……会好的。你只

要把黍子再热一下……。快凉了。”回答的声音很低，与其说姑娘听到，宁可说是感觉到的。马尔柯想抬起眼皮，但现在这对他委实是一件不能胜任的苦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合的睫毛方始略微颤动一下。他对这并不以为怪，使他感到惊异的是爷爷在窗外那么久怎么还没有把车赶进院子，雷声那么骇人怎么雨点始终掉不下来……。

集团军的野战医院设在地下，不在地面上。伤员们象一段一段砍去或没有砍去树枝的原本似地躺着，手术台上，地下病室里，都没有足够的位置安排他们。院长由于睡眠不足、疲劳过度而显得面色灰白，暴躁易怒，他看到又有伤员送来，目光完全不表示欢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敖克桑娜：

“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懂得制度？这个伤员不是我们集团军的。送到自己医院里去。”

姑娘茫然不知所措，她绝望地垂下双手，眼泪扑簌簌地淌到军大衣上。

“哭什么，笨蛋？！”院长恼了。“你还应该在家里玩洋娃娃，谁叫你跑到前边来！想必是自愿的吧？”

“自愿的，”姑娘负疚似地缩了一下鼻子，住了哭，忽然，她的话代替她哭起来了：“叫我把什么送到那个医院去呢？把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送去吗？再说，戈留诺夫上校命令交给您，还要收条。”姑娘的躯干弯下又挺直，显得既可怜，又倔强，象一株露湿的麦穗。

“戈留諾夫上校？”院长詫异的声調流露出尊敬的意味。“那么这个战士是誰？”他向車上摆一摆头問。

“別斯梅尔特內。”

“好响亮的姓氏！”院长的臉色和語气柔和多了。他举起一个很长的、鋼琴家式的手指招呼两个卫生兵过来，指着別斯梅尔特內對他們說：

“抬到手术台上去！”

两名卫生兵走到車前，緊張地掉过头去向西方諦听片刻。战争的车輪已經轆轤地滾到离医院不远的地方。

“是啊，”其中一个寓意深长地說。

“不錯，”另一个表示同意，还发出一声叹息。

“別蘑菇！”院长在一旁敦促。

卫生兵把別斯梅尔特內放在担架上抬进地下室，那里是一片价置罵、呻吟、号哭、命令的嘈音，人們在弥漫着药品味、血腥臭、泥土气的氛围里喘不过气来。

“玫瑰，玫瑰，我是百合！”一个負伤的电訊兵在叫远方某人的呼号。“听得見嗎？請回答……。玫瑰，玫瑰！……”

“滾你媽的蛋！什么百合，玫瑰，統統去見鬼！喔，疼死啦！”

“哪儿疼？”

“腿上。”

“你的腿呢？”

“沒了。丟在战壕里了，可还是疼……。”

有人摸摸馬尔柯的一只脚，再摸摸另外一只，很觉奇怪地说：

“你們瞧这个新来的，他把納粹党卫队的旗帜撕下来做包脚布。”

“踏平法西斯！踏平歪理，”馬尔柯想这样说，但这两句話軟弱无力，竟沒有能够掰开嘴唇。

馬尔柯重又被抬起来，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放在不知什么冰凉的东西上。他感到臉上給套着一副气味难聞的面具，于是明白自己躺在手术台上。頓時他只觉得周身乏力，脑海中从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現死亡的念头。

这时有两条路在他眼前晃动了一陣，然后岔开。明亮的一条直奔故乡，大头向日葵和他家的白色土屋紧握着大路；灰暗的一条濃霧弥漫，墜向一片漆黑之中。

“这第一条是活路，第二条是死路，”馬尔柯心里明白，他竭力不去看第二条路。但是幻象交替出現，躲也躲不开。忽然，爆炸声震动了一切。崩塌的泥土沉重地掉落下来，但听得一片惨叫，然后有人喊道：

“大夫在里边，快把大夫抬出去！”

强烈的热浪冲击着馬尔柯，把他整个身体狠狠地挤，死命地拉。他就在这一陣难忍的剧痛中失去了知觉，但仿佛不久就开始悠悠甦醒。这时他听到有誰悄悄地走过来站在他脚边。馬尔柯睜眼一看，連心都凉了：在黑暗的背景前他看到了死神，就象在一張其大无比的X光照片

上那样。死神的形状跟他自幼听古老的传说，后来又从图画和梦境中所得到的印象一模一样。

死神从X光照片上下来，向马尔柯看了一眼，不用威胁的口吻，只是带着几分倦意说：

“马尔柯·普罗克里亚蒂^①，你的死日到了。”

“撒谎，你这母夜叉！”马尔柯并不害怕，而是愤慨，他迸出一股不知哪来的力气从手术台上撑起来，用两条疼痛的腿支住身子站到地上，握紧两个拳头，准备搏斗到最后一息。

然而死神没有向他扑过来，只是诧异地问：

“我干嘛要撒谎？”

“我不叫普罗克里亚蒂……。很久以前，革命还没有胜利，我和我那个不幸的、受压迫的家族才这样遭人耻笑。那时我们是被诅咒的……。至于我的死日更没有到：我还没有耕一个舒畅，种一个痛快，还没有把土地欣赏够，还没有在人间生活得心满意足。”

“这都不假，”死神说。“可是你没法活下去。”

“你又在撒谎。活下去所需要的一切我全有。”

“全有？你到哪儿去弄心脏所需要的血？”

“兄弟们会给我。”

“你已经没有兄弟。难道你忘了我把你的三个弟弟

① “普罗克里亚蒂”有“遭诅咒的”、“可恶的”、“该死的”等意义，与“别斯梅尔特内”恰恰相反。

全都拖进了坟墓？”

“这誰也忘不了。你拖走了三个，可是我有成千上万的弟兄，我們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良心，共同的爱。我和他們在一起，他們和我不分离，我們有同一种血，同一条命……。你快从我們这里滾开！”馬尔柯的双目盯視着死神的眼眶，举拳相向。

死神討了一場沒趣，退后去回到X光照片上，然后隨着照片一同消失。

馬尔柯眼前重又出現两条道路。在穿过大地通往家乡的那条路上阳光灿烂，露珠晶瑩、蟬至如归的金色葵花一朵朵轉臉向着太阳。而另外一条路上，死气沉沉的濃霧在徐徐晃動。

馬尔柯跌倒又爬起，力气已快使尽，但他还是尽可能向着葵花那边走去。葵花看見了他，搖曳着身姿招呼他。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走到金色的田野前，已經准备倒下去了，但那些葵花用庄稼人粗糙的手把他扶住，正象从前在阴雨天里他把它們扶直一样。如今在它們中間，他也象一株遭受摧殘、被連根拔起的向日葵，按常規必死无疑，但它却按照自身的法則維持着生命。

第 一 章

我們那儿只有在三月里暴风雪过后才有这样美妙得出奇的一些日子，那时大自然从沉睡中甦醒过来，一揮手就把天与地連成一片，真是神通广大，連上帝要把灵魂与肉体合而为一也办不到。

那时节，明朗的天空飄滿天鵝一般的白云，蔚藍色的光流从云朵之間迸涌；可愛的大地覆着极薄极薄一层柔軟的雪花，阳光的反射如同露华閃爍；最先形成的几道青青小溪水声琤琮，——你看看天空，再看看大地，不知道这个大千世界哪儿是起点，哪儿是尽头，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其中的什么地方。

当馬尔柯·別斯梅尔特內从不安、困頓的昏睡状态的旋渦中浮起时，他同样不知道这些。

一朵长春花——那是报春的花——带着醉人的芳香和凉意用它的腮幫使勁打在馬尔柯的眼皮底下，打出了几顆泪珠在烏黑的睫毛上象釘住的一般顫动着。受到这突然的一击，馬尔柯用一双疤痕累累、但已經在医院里变

白了的手把眼睛攔住片刻，抖去昏昏沉沉的睡意，在雪橇上撑起半个身子，眼角的皺紋以及略有些弯曲因而显得挺剽悍的馬蹄形小胡子現出高兴的微笑，还帶着点儿調皮的神情。这也难怪，他确实有理由高兴！

現在他的周圍不是和血一同結成硬塊的綳帶，也不是醫院里死氣沉沉的消毒牆壁——那里甚至連磚頭和水泥也都浸透了藥味，——而是浩瀚無垠的云海雪野，潔淨湛藍的色彩預感到春之將臨，從所有的地方往外閃光，冒頭，噴濺，迸涌，咕咕作聲，尋覓着新的賦形。這時候，自然界沒有任何渺小的東西，也沒有任何東西甘於渺小——一切都在自我擴張着，有些雲堆甚至往一邊傾垂下去，浮到地平綫以外，看去好象未曾發現的新大陸；就連看不見的太陽也不時照亮遠方大塊大塊的農田，用天瓢向那里慷慨地潑下沸騰的銀水；這一切就象一个个湖泊紛紛向四面八方膨脹擴散。

馬爾柯起初簡直不相信自己活着并且差不多無病無痛地置身于這樣的良辰美景之中。過去，當他奄奄一息的時候，在他想象中出現的也不是戰場上的泥和血，而是新換上節日盛裝的大地，他熬住一切痛楚，專注、無望而又貪婪地凝視着它，即便閉緊眼睛也在凝視，——因為他到死也是一個莊稼人。

那時，大地也象有生命的一般望着他，並且能猜到他的心思。